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初學備忘引

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咕嗶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錄師門則有問答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子有語誠人有鑑喪祭有說農圃有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

間體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真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尙多方事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冊蓋嘗手定其次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鈔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無想見其全乎武原何汝霖謹識

初學備忘序目

始余歸自語溪辛卯僦居錢氏以兄子失教之故里中子弟過而學焉則亦告以所聞己之夏兄子以母之喪歸於楊園是冬予病作次年春暮予方起而兄子尋以疾死因復去家館於甌山念之感愴不能自已因詮次其前後間補一二授錢子職以職昔日同遊之列夫或達予所感云時乙未季春之月考夫識

上卷

五十條

下卷

五十條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初學備忘上 五十條

後學海寧陳克鑑于氏較

大凡為學先須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有志而不遂者矣未有無志而有成者也立志之道先須辨別何者是上等人所為何者是下等人所為我所願學者是何等樣人我所不屑為者是何等樣人此志一定卻須堅確不移凡平日誦讀講習與夫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為我志所願勉而求之其為非我志所願決而去之自能向上他日長進則所志又別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學

知其下等而不能去此爲無志民斯爲下而已

或問劉先生始終進學如何先生曰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此念最真斯言可日省也人若甘於流俗其流而下也何所不至若一念不甘其達而上也亦何所不至人有必爲聖賢之志後來工夫不整密意思漸衰情不免終於庸人若一向安於流俗下稍何所底止是可畏也少年立志要遠大持身要緊嚴立志不高則溺於流俗持身不嚴則入於匪辟

凡人立身大綱先要正何謂大綱虞之敬敷五教周之賓興六行是也而以孝弟爲之本孝弟百行之原也極此謂之聖人行此謂之賢人不知此謂之愚人失此謂之小人胡文定公曰天理民彝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人能於此不失卽不讀書識字亦是正路上人於此先虧卽有聲名得利祿亦能言之禽獸而已學者可不知所先務乎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人只看作治天下之經於自家全無關涉殊不知有此身便有此箇道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物衛風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凡立身之道與論人只是一等根本虧其餘更無可觀士有百行百行修而後成人猶身有百骸百骸具而後成

身疲癯殘疾知而惡之敗度廢節不知所惡則是生者  
而同死者之罔也

古之學者實行今之學者空言論語二十篇一言以蔽之  
曰躬行君子

凡人立身當思達不可行於天下者窮卽不可自身爲之  
方能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學者親賢樂善是第一事少年見剛毅正直老成篤實之  
人能愛之敬之其人必賢若疎之遠之其人必不肖蓋  
所愛敬者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遠若疎遠者在  
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親故也高忠憲公嘗言以此

驗人百不失一吾嘗以此自省亦以觀人

凡人好是懿德之心不切終不可與爲善

初學最緊要是恭儉二字恭非貌爲恭以敬存心則顏色  
語言步趨之際節文自謹在家庭敬父兄在學舍敬師  
長是恭之實事儉非吝嗇瑣細日常遇小物有不敢暴  
殄之意凡居處飲食衣服有不敢過求之意是儉之實  
事以是二者馴習不舍則侈肆之念漸漸不萌久則漸  
漸消化心思自能向正上達之基定於此矣人之敗德  
喪行未有不根於侈肆者

少年之日先要識得人之賢否事之善惡言之是非則心

術自能向正雖離父母師傅亦可不至於邪慝矣諺云知好惡此其實也

君子存心於利物究也已未嘗不利小人肆行以害物究也適足以害已君子於物喜其成而惡其敗然已亦得成焉小人於物樂其敗而忌其成然已常得敗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好惡何可不謹

術不可不慎凡不容於堯舜之世者在已不可爲在人亦不可與近

人各有業農有畎畝之事工有器用之事商賈有市肆車牛之事廢業游手不至於失所必入於不肖士爲四民之首則有學業朝而受業晝而服習夜而記過無憾而卽安其大都也旣然整衣冠挾書冊號爲民首之人當思言民首之言行民首之行處不愧爲士君子出不愧爲士大夫使人敬而愛之則而倣之若不自愛惜荒廢本業與夫寡廉鮮恥決裂名教甚或逐蠅頭之利工市澮之術反不若胼手胝足爲質樸之農夫以沒其齒矣原其病根只是不勤於學故無上達之志而甘下流之趨也韓子曰業精於勤荒於嬉劉忠宣公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人至嬉遊忘惰亦可哀矣且思世間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者何物程子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

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  
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  
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嗚呼蠹猶未足以言  
也

今世極多遊民是以風俗日惡民生日蹙雖其業在四民  
者莫不中幾分惰遊之習而士益甚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而已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已究其爲害更甚於遊  
民也今宜蚤作夜思求其所未知者與夫所未能者將  
終其身而有皇皇不及矣亦何暇博奕飲酒遊談浪走  
哉農夫之耕夏失業則禾無秋冬失業則麥無秋春失

業則菽無秋故曰思無越畔也爲學而逸遊是耽其不  
入於小人希矣須知此身除卻學問更無一事可爲此  
生自少至老憂樂窮達無非學問之日委心矢志以求  
無負此讀書人三字久久自能向上小有小成就大有  
大成就書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  
黍稷

稼穡之難學者尤不可不知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亂國  
家廢興存亡之本也古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  
不知耕者今雖農家之子有不能秉耒耜者矣有不能  
辨菽麥者矣殷天子之子生長民間是以賢聖之君六

七作周公陳幽風述王業之本使人主知小人之依是有道之長無過周者漢以孝弟力田取士故其俗猶爲近古至於南北分爭之日上下一於浮侈隋唐繼之其風益甚取士者以詩賦請謁者以文辭而務本力穡之事蕩如矣相沿至於今日人人恥不文不恥不仁畏不奢不畏不義間有一二稍近本實則羣鄙共笑之而此一二人者亦復低首汗顏諱而謝之是以世道人心禍若此烈也夫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可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古

之士出則事君處則躬耕故能守難進易退之節立光明俊偉之勳其爲政也恭儉而仁恕其立身也正直而廉潔其居位去位也如一日其達行窮居也各有爲未有進退失據不知重輕者也今之卿大夫貪墨無厭寡廉鮮恥士庶人詐僞百端食嗟來之食甘噉蹴之加只坐不能無求故至於不畏不義不能不妄求故至於不恥不仁也夫與其文而爲不仁孰若樸而以仁存心與其奢而爲不義孰若儉而以義律己吳康齋先生講濂洛之學率弟子以躬耕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何粹夫官歸闕後圃種菜俱可爲百世之師也許魯齋有

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得至心嚮往之是之謂矣

凡人既讀書須實做箇讀書人有讀書人之容貌有讀書人之言語有讀書人之行事要之以心術爲本都人士之詩所謂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孟子所謂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今日百事俱被秀才做壞觀其平生不如不識字愚民遠甚真是無所不至也自非洗心滌慮慕做古人竊恐流俗所移將不能免世故日深禮義之心日喪雖有美質二三十歲以往同歸不肖而已可爲深戒也

程子云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類此義今之學者全不理會單好說箇心字不知容貌顏色辭氣何一而非心之符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根心生色成王顧命惓惓於自亂其威儀易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有諸內必形諸外推之六經何處不然如何可忽其忽之者以爲威儀容貌特其外耳内外表裏豈有兩截持其志無暴其氣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教人未嘗偏廢弗思爾已

讀書須立准課程

如古人朝經暮史與夫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類

量其力之所

及而遵行之朝放夕省勿使一日虛度人生少壯要多時人事間之讀書之日有幾當深思古人惜日之義劉忠宣公曰此日虛度一可惜惜日則自不得閒凡閒思想閒言語閒行走自少至老斷送多少歲月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可發深省也高忠憲公曰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鍛鍊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薛敬軒先生亦言每上牀卽思一日所爲若無疚於心則安寢若行有不慊則輾轉反側必求所以改之古人用心莫不如此

讀得一二種書得力其他便可沛然但始初不可不擇始初一誤後來難挽

小學近思錄但要成誦刻期可畢若其義則雖終身由之不能盡也學者不從二書爲門庭戶牖積漸以進學術終是偏枯立身必無矩法

凡治一經必兼通他經而後一經始得通曉蓋文義有彼此觸發者亦有詳略體用互爲條貫者若耳目逼窄心思也便推廣不去譬諸行路容足之外俱無所用然行路者必就周行若徑僅可容足鮮不躓矣又如舟行容楫之外均無所用然乘舟者必濟巨川若港僅足容刀

鮮不膠矣今日經學全廢其習一經者只記誦得幾許  
 時文以應制科一日之急其經之要旨大義茫無所知  
 卽其盡讀五經者亦不過侈記覽爲辭章而已於身心  
 全無所得程子所謂卻是不曾讀也經如何得通宜其  
 人才之奄鄙也韓文公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諸子先  
 人以來皆有一經之傳治此經當求此經之益省記誦  
 詞章之勞以用力於經義一年熟一經卽不能二年熟  
 經十年讀書  
 儘從容也先令成誦而徐以涵泳其義味體之於心驗之於  
 身日用行習使心目之間無非此種道理將來成就自  
 是不同今日父兄之壞子弟只是計近功逐小利當其

就學卽欲能文字取世資不思樹木者猶求用於十年  
 之後爲之師者莫不以鄙夫患失之心逢其主人譬如  
 庸醫擔囊入門惟計藥資之厚薄不卹病者之死生其  
 所用藥溫涼瀉補只顧目前一刻之效而不求其病本  
 之所在是以世教日趨日下先代遺經日晦而不知所  
 極也

圖學今全廢是以名物制度一概茫然古人左圖右書書  
 只是發明圖義非圖義安從明且如易書若不看圖卦  
 爻象之辭如何得明今人徒學空言所以無事於圖若  
 要實做便知少不得如弈棋賭事若有意  
 求勝便去尋棋譜

讀書豈是徒要識字記故事而已祇要講明事物之理而求以處之大小各得其宜是故大學之道可以修身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云非學無以廣才若事物不以經心萬卷何益

程門四字教曰存心曰致知朱門四字教曰居敬曰窮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一也而朱益緊切矣學者舍是更無學法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一念放逸而百邪並起一念戒懼而羣私退聽故敬爲德之聚

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不急不輟積之久久自能融會貫通渙然有得今人說爲學不實從事於窮理只是懸空想像究竟何益想像得來雖有所見終是偏枯若更執己不化爲害不淺

讀書爲學須是切實切實者切己也養德養身是也養己之身推之可以養人之身養己之德推之可以養人之德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養德以是養身亦以是舍是虛費光陰徒勞心力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凡事如此

自評少  
注脚

讀聖賢書須將聖賢之言立爲規矩準繩以吾身就而裁之果其用心行己能如是乎違則改之合則加勉方有

進步處且如長者訓誨與吾有合心所明者有與吾不合心所未明者其明者吾性習所近也其未明者性習不近心有所蔽也須識記審思勉強以求至於明方有益若不合者舍置不復思其合者以爲既已知之不復存諸心平日雖用功夫只成就得自家一副見識書亦不能益我師友亦不能益我蓋人之性習各有偏處其偏重處則其所通者也其輕者則其所塞者也通處一路熟則塞處路路俱生學者用功能生其所熟熟其所生斯無偏蔽之患

一日之間講解經書極是切實之益當專心致志而聽之體之於心驗之於身有未安者靜以思之詳以問之自得聖賢所說道理無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從無一字虛設使章句之外脫然有悟入處然後義理積漸以明而無掩卷茫然之患法當專以經書正文爲主平其心定其氣熟於口審於思沉潛反覆融會貫通則義味自有親切處然後攷之先儒注釋以證其得失淺深若一向無所得則聽我言語而繹思之總要正文通曉亦不必生記吾之言語也蓋生記者只是吾的解釋不會是自己解釋也至於近世說書一概當從屏絕如袁黃湯賓尹等類尤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爲害學術非淺

必不得已虛齋蒙引江陵直解可以觀也諸項說書吾  
前時亦嘗看過於今思之直是詖淫邪遁而已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卻將舍卻尋到崎嶇叢棘處也

程子謂說書必非古意今不得已而說書只据經文平說  
章解句釋使大意明曉全在聽者切已體味引伸觸類  
以盡其餘不敢蕪辭蔓說以滋惑也若言說煩多則難  
記憶即使盡能記憶非從心得隨明隨暗而已枉費功  
夫

許魯齋為子弟說書便問目前作何體驗想見其平生講  
讀無一句一字不從身心體當過來所以切實有得今

當以此為法

為學最喜是實最忌是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  
可以學禮忠信只一實字故敬曰篤敬信曰篤信行曰  
篤行好曰篤好無所往而不用是實也其為人也厚而  
重君子之徒也本於一實其為人也輕而薄小人之徒  
也本於一浮程子曰未有不誠而可以為善者也

人自孩提少長以往日就於浮薄故學問之道一則曰主  
忠信一則曰敦厚然非有二義也實則厚浮則薄且以  
愛親之心驗之自知好色有妻子以後所存幾何父兄  
之前果無一語虛偽否果無一事隱瞞否推之五常六

行將復何如中庸謂不誠無物吾人一生有何事盡得幾分是可猛省也

學問之事貴於有恆最忌輕躁人卽昏惰豈無一時奮發之意但此意思不能久長旋已忘卻終是無益雖是資性過人進銳退速同歸於廢而已易恆之辭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時無速運亦無停息只是一晝了一夜一寒了一暑一日如是一歲亦如是以至今亦如是是以化育盛而歲功成富有日新有不期其然而已然者吾人日進無彊之益正宜如此

學問不能長進只坐不致於一之故日用工夫旣向此旋又向彼方事此等復事彼一起一倒那得有益若併疊心力專於一路自能月異而歲不同易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彼則益此天下事何者不然凡人常心不可失常度不可改語稱有恆書言常德吉士詩美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無非是也自所執之業以及衣冠言動內外大小有恆無恆罔不一轍總以存心爲主學者用心苟能始終若一則執業自是有成立身自是不苟若朝暮易趨歲月變慮鮮不爲小人之歸者天地間只一箇消長道理一身之中善長而惡消則爲君

子惡長而善消則爲小人一家之中善長而惡消則至於有餘慶惡長而善消則至於有餘殃推之國之興亡世之治亂莫不皆然然消長分數於此進一分則於彼退一分譬則水車一般終無停止之勢是以古人有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終身守此兢兢也今人於所不宜爲者輒曰何妨於所宜爲者輒曰何必以此二言長無限過惡涓涓之流至於懷襄不可不戒也

學問之道惟虛受最有益譬之一器虛則凡物皆能入之若先置一物於中更何物能入易成卦之象曰山上有

澤成君子以虛受人山至高也澤至卑也以至高者乃

處至卑之下可謂虛矣虛故能受也

自注云易象正解是以虛而通若

山下有澤則爲損矣舜大聖人也而曰舍己從人顏淵

大賢人也而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

若虛而況吾人本庸愚之流乎然非誠有欲然不足之

心惟恐人之告之有所不盡

一本以下誤重四字終亦不能相入

若有一毫自足自是之見存於胸中則聲音笑貌之際已有形之而不能隱者矣此亦孟子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也最是學者大患說命曰惟學遜志未有不遜於志而能長益者也醫家亦以中滿爲難治之疾蓋膏

梁藥石俱不能進則死亡無日矣

學問之益須是月異而歲不同若今日是此人明日仍是此人今年是此人來年仍是此人如何得長進豈特不得長進而己不日進則日退無中止之理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斯有日新之益

程子云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足以涵養德性而薰陶氣質吾人平日亦然也接詩書師友之時多親米鹽妻子之時少則德性氣質自是不同一日不學身心不知安頓何處

學問必由師友而得人無師友質雖美固陋而不知不足不美者非僻而自是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然擇之不可不慎也今之爲師者於己無所得誣誑而已矣不若巫醫百工之人其授受各有成法也今之爲友者於人無所益燕溺而已矣不若巫醫百工之人其相示猶有藝巧也夫服蘭桂者有同芳履糞穢者有餘臭不期而必然之勢也失在一日悔在終身知悔則己晚也苟不知悔又從而溺之其害可勝言乎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二者闕一不可不古人與稽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別流俗之非是不今人與居則無以相觀而善切磋之益少而所學或失之偏矣

凡與一人相接不有益卽有損不可不慎大約三種人宜  
近然不可不擇賢士可以養德明醫可以養身良農可  
以養生若比匪人則喪德異端術士進則喪身嬉遊無  
業之人處則喪生可爲寒心也

人不能無過但期於改蓋人生氣稟旣已不齊有生以來  
復爲習染所鋼理義之心喪失者多矣一息不簡點視  
聽言動已不可知小則九容受之大則人倫事物隨所  
接而見不可不省察也然亦有自己以爲無過而不知  
已爲大失者正此心陷溺之深而可哀痛者也全賴父  
兄師友從而指示之或旁人舉而告之或相與竊議之

不可不力求而力改也子路大賢也而曰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成湯聖人也而曰改過不吝人能於此等處取  
法一二便有可商量人無智愚賢不肖多不喜聞過若  
實論之只不喜聞過一節下愚而已不肖而已更何賢  
與智之有今人千百之中無一人肯告以過者甚者父  
兄師長亦存幾分情面以爲無招其怨也何況餘人只  
緣自家不欲聞過或從而文飾之故人有以窺見其微  
弗屑開口來告耳古今能飾非能拒諫者莫如紂與丹  
朱然其人可師法與否先儒有云攻人實過者最難能  
受人實攻者尤難吾不能自愛其身至於有過而此人

者不忍我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我過於我之自愛也身者父母之遺體辱其身是辱親也不忍我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我又愛及於我之親也而敢不敬聽乎然又非知之難改之爲難亦有一種人面從而中不然亦有一種人善屈服承受而後來仍只如是尤爲無望正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而至此亦可哀已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爲不遠之復與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相類下此得力多在悔耳悔者自凶而趨吉也人能於過時顏有泚背浹汗一番懲艾一番對治後來臨事自知敬慎不至大段錯謬

孟子云人恆過然後能改離之初爻亦曰履錯然敬之无咎履錯而敬猶賢於履錯而不敬恆改則恆無過試思衣服在身垢不忘洗疥癬在膚苦不忘治況疾不止癬疥汗不止衣服其忍之哉○凡聞人言而不從與夫從而不改於彼分毫無損適以明其厚其失仍在自家益以重其罪○大凡姑息之愛言多順耳德義之愛言多逆耳故曰苦言藥也惟人亦然嚴正者益我德者也狎暱者長我慝者也於此自審思過半矣○大抵好我者之知我失必不如惡我者之知我失之深而中人能深察惡我者之言而改之則庶乎其寡過矣前有朋友

於某縉紳前言祥忠信人縉紳惡我者也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安得謂之忠信子聞之深服其言中予之病又有工人私相語謂祥用財不刻中一人曰他是尺裏寬寸裏緊子聞之常念其言臨財出入益不敢萌貪吝之私○隨俗習非最可畏以其既失而罔覺也此則父兄師友俱有不足恃之時蓋父兄師友亦有賢不肖之相去也惟有自顧本心裁之聖賢之遺訓善則遷過則改又不可從眾也柏舟之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豈不以爲愛其子而不知愛之適以害之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殷其盈矣此際孰知淫亂

之非而女曰雞鳴縞衣茹蘆仍不以俗遷也人顧自立何如耳

不能反躬是學者第一病修己不切實由於此與人多齟齬亦由於此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天理必窮人欲民斯爲下而已○曾子曰省其身只是反躬之學孔子孟子只教人切己自省

窮達壽夭天也知愚賢不肖人也在天者不可強在人者有可爲君子爲其所能爲小人求其所難強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古今人以不知命之故枉爲小人者眾矣游氏曰居易未必常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

通皆醜好醜一成怨讐不能毀孝子慈孫不能改於已  
取之而已矣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初學備忘下

五十條

做人總從幼起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  
賊三語自是相因幼不孫弟決是長而無述長而無述  
決是老而不死是爲賊有負其初心敗於末路者矣中  
道悔過者幾人晚年進德者益少予中道悔過者也今  
日所憂正未知末路如何諸君慎之切勿起脚便踏第  
一句也

孔子所以賢於堯舜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無常師此三  
者皆今人之所不屑從事者也今且實以忠信存心平